

女人的一生

女の一生

【日本】山本有三 著
南敬铭 邓青 译



I313.4
118

〔日本〕山本有三 著
南敬铭 邓青 译

女人的一生

内蒙古人民出版社

一九八五·呼和浩特

据日本新潮社昭和四十二年版本译出

女人的一生

NU REN DE YI SHENG

〔日本〕 山本有三 著

南敬铭 邓 青 译

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

(呼和浩特市新城西街82号)

内蒙古新华书店发行 赤峰第一印刷厂印刷

开本: 787×1092 1/32 印张: 18.75 字数: 291千插页: 6

1985年11月第一版 1987年4月第8次印刷

印数: 53,801—92,420册

统一书号: 10089·817

每册: 2.60元

目 录

第 一 部

犬齿.....	(3)
订婚戒指.....	(13)
情不自禁.....	(27)
展开了的画卷.....	(51)
结婚.....	(74)
胜败.....	(98)
把美酒献给空虚.....	(114)
雨过天晴.....	(145)
第一次分娩.....	(174)

第 二 部

私生子.....	(203)
街道医生.....	(215)
离合.....	(247)

传球.....	(276)
回答说“都好”	(301)
探索真理.....	(320)
恋爱.....	(335)
母爱.....	(371)
第二次分娩.....	(407)
 译后记.....	 (432)

第一部

犬 齿

一

允子坐在青青的草地上，捂着微肿的左颊，扬着脸，嘴张得大大的。耀眼的碧空使她合上了眼睑。田野的风轻轻拂弄着她的发带，身后那棵大松树的枝头上，讨厌的吱吱的蝉鸣声使她疼得钻心的牙疼得更厉害了。

遮在允子张开着嘴的上方的，那是昌二郎白皙的长脸。他从来没这么仔细地看过别人的口腔，人的口腔是这么美！他立即联想到取出馅儿的樱饼那么柔软、粉红色的皮儿，在那桃红色的软壳里，上下镶嵌着雪白的棒糖。他真想马上把它吃下去。这不是别的，而是允子的口腔。

“干甚么呐？快点呀！”允子仍然大张着嘴。

昌二郎的幻想被打破了，他慌忙把拿在手里的钳子胡乱地弄得咔咔作响，说：

“是哪个呀？我还没弄清楚呢。”

“这个，就是这个。刚才不是跟你说过了吗！”允子把食指放在疼痛的牙齿上，说“瞧，这不是活动得挺厉害嘛。”

“啊，是这个。活动得可厉害啦。”

“是活动吧？像这么晃动的牙，一下子就能拔掉，就是自己怎么也拔不下来。昌——试一下，快点！”

“好。就是这个吧？”昌二郎用手指摁住她下腭最里面的那颗牙。

“嗯——？”允子瞧不起人似地拨开昌二郎的手指，一面歪着嘴点着犬齿给他看。

昌二郎在她咬着牙的手指上又加上自己的手指。当她抽回手的时候，把钳子伸向那颗牙。

“不疼吧？”

允子默然地摇着头。

“好了？拔了！”他用力往下拔着。可能由于夹得不牢，刚一拔钳子就脱落了。

“疼不？”

“不怎么疼，”允子吐了一口唾沫。

“看你的样子，像很疼似的。”

“是有点疼。拔牙嘛，还有不疼的！我能忍得住，你就狠狠地拔好了。”

昌二郎点了点头，用钳子夹住那颗牙，又拔了一次，还是没有拔下来。

“允子，没拔下来。是不是还不到拔的时候，拔得有点早了？”

“一点也不早……”

“若是那样，它自己也会掉的。”

“不，我最讨厌牙在嘴里晃当了。昌——你真笨。”

“不知为什么，总是夹不住。”

“夹住了也不会一下子就拔下来。昌——害怕了吗？”

“那倒不是，我是不想给你拔。怕人家说这说那的……还是你自己拔吧。”

“自己能拔的话，为什么还求你呢？昌——你是个胆小鬼，连一个牙都不会拔。”

“我又不是医生。”昌二郎一面把自己的拇指放进钳子里夹着，一面皱着眉头，嗫嚅地答道。

“谁也没说你是个医生呀！我是说，一个男子汉连一点魄力都没有。”

“那，你是要那么说么……”

“难道不是这样吗？”

“是真的。这回我可要一下子拔下它。”

“好，来吧！只要下狠心，一下子就……”

“你可别哭呀！”

“那，好吧！”

“真的？我这回可要使劲了。”

“好，怎么拔都行。”

二

允子又大张开嘴，面朝着天。昌二郎拿着大钳子站在她身边，用指尖摁着那颗摇动的牙。上两次因为夹得太浅，拔脱了，这次尽量夹得深了些，在钳子上使足了劲：

“好了，要拔了！”

“哎……”允子张着嘴，听不清说什么。

昌二郎握紧钳子，正要拔的时候，忽然听到允子叫了起来：

“啊——疼，好疼！”

“怎么，你哭了？”那个男孩子以胜利者的姿态俯视着

允子。允子的脸上滚动着两三颗泪珠。

“瞧，瞧！你明明是在哭嘛。”

“可是……”允子边哭边说，“夹住肉了。……若是夹住肉，谁还能不疼呢！”那姑娘睨视着昌二郎，一面把食指伸进嘴里。“看，出了这么多的血！你真坏！”允子把血红的指尖伸给了昌二郎。“准是故意的。为了叫人家哭才……”

“哪能是故意的呢！只不过夹得深了一些，没想到夹在肉上了。”

“那就再来一次。这回可不能再往肉上夹了。”

“放心好了。”昌二郎又重新用钳子夹住那颗牙，牙根轻轻地响了一声。他有点害怕，马上停住手，问：

“疼吗？”

“嗯，”允子扑簌簌地流着泪，一面“嗯，嗯”着。

“又出了点血。”

“不要紧。”

“真的不疼？”

“不疼。就差一点儿了，再使点儿劲儿就……”

“你不怕吗？”

“不。”

昌二郎又钳住那颗犬齿，轻轻地摇动，不知什么东西响了一下。

“啊——嗯！”允子随着那莫明其妙的声音，顿时喊了一声，紧紧地抱住昌二郎。她的下颏用力在他胸前磨蹭。昌二郎吃惊地望着她，她的嘴角随着唾液流出了血。他一时惊呆了，用力把钳子甩了出去，哄着允子。

“怎么了？疼吗？又夹住肉了吗？”

“……”

“哎，怎么了？对不起，允子，请原谅。”

允子什么也没回答，哭泣着，紧紧地抓着他背上的肉。

昌二郎感到由体内涌出一股莫明其妙的力量，使他紧紧地搂住允子的肩膀。允子啜泣得更厉害了，她的面颊像被吸住了一般，紧紧贴着他；昌二郎也越来越紧地搂抱着她。

后面，松树枝头上，仍然是毫无变化的蝉鸣。

在绿草上，有一颗小小的、白色的、尖尖的东西，像水晶似的闪着光。

三

这是两三天以后的事了。允子口里含着指头，到昌二郎家那边去玩。自从拔牙之后，从那豁牙的地方总往嘴里灌风，她不得不用手指去堵那拔了牙的空隙。

当她到了他家附近，靠近篱笆的时候，忽然听到：

“允子！”

是昌二郎的声音。从哪儿传来的呢？她四下里看了看，还是没有找到他。

“允子！”

又喊了一声。可是，怎么找也找不到他。

“在哪儿呢，昌？在哪儿藏着呐？”

“在这哪，在这哪！”

接着响起树枝咔嚓咔嚓的摇动声，允子这才恍然大悟。在那层层叠叠的枇杷叶子后面，昌二郎的短发头像松鼠似的

露了出来。

“为什么藏在那个地方呢？”

“允子，快把手伸过来。”只穿了一件单衫的昌二郎在树上喊叫着。

“干什么呀？”

“给你枇杷啊！”

“枇杷？”

“嗯。”

“能吃了么？”

“能吃了。好吃极了！伸出手来，我这就摘给你。”昌二郎把从枝上摘的枇杷扔给了允子，但是她并没有去接。黄色的枇杷落在干硬的地上裂开了，露着果核滚在那里。

“怎么不接呀？”

“我，不是乞丐呀！不要人家扔过来的东西。”

“看你说的。好吃极了，多水灵啊！”

“就是不要嘛。”

“呵，派头真不小哪！可你为什么把手指头伸进嘴里？”

允子明白过来了，马上把手指取出来，说：

“人家才拔了牙嘛。因为拔了牙才这么……”

“哎呀，没牙的老太婆，没牙的老太婆！”树上那男孩喊叫起来。

允子向昌二郎上的那棵树跑过去。

“喂——不行，可不能摇晃……”

“不是摇晃，我也要上去！”

“上树？允子你怎么能上呢？”

“昌哥能上，我就能上。”那姑娘说着就往上爬。

“允子，你还真够利落的！一个女孩……”

“利落就好！”那姑娘爬上了一段，再也探不到上面的枝子，不好往上爬了。昌二郎从上面滑下来，把手伸给了允子：

“允子，抓住我的手。我来拉你……”

“不，我不喜欢让别人拉。”

“多蠢啊！好啦，抓牢我的手吧！”

允子眨了眨眼睛，再也没说什么，紧抓住昌二郎的手，身子向上一伸，左手便抓住了上面的枝杈。

四

高大的枇杷树的中腰，左面的枝杈上骑着昌二郎，右面枝杈上坐着允子。两个人在一棵树上，摘着熟透了的果子，甜美地吃着。在旁边那株杉树伸过来的枝干上，有两只蜗牛双角一动不动地相亲相爱地呆在那儿。

家里的人们像到田里去了，四周静谧无声，只有他们俩抛落果核的响声。

阳光照射，碧野生辉，风儿轻轻地吹动。

路旁小河那边，有三四只鹅嘎嘎地不知谈论着什么。

一只苇原雀掠过水面，轻轻地飞去。

在这熟透了的枇杷的甜美气味中，他俩并没有感到这就是幸福，只是把黄熟的果子往嘴里送。

一位老人牵着一匹光背的马，从树下走过。允子照准马屁股扔过一颗枇杷核。那匹马只弹了一下后腿，一声没响。

“等等，看我的。我要打那只马耳朵。”

“耳朵？打不中的。”

“总能打中。不信，我打给你看。”昌二郎手里拿着枇杷核，瞄准以后扔了过去。那枇杷核没打中马耳朵，却打在老人的草帽上。

“谁呀？”那老人回过头来瞪视着。

允子被那喊声吓了一跳，慌忙藏到大树干后面去了。

“再讨厌，我可就不答应了！”那老人还在斥责。

躲在繁密枝叶后面的昌二郎，对那斥责声有些害怕，顺着树干向后院滑下去。接近允子身边时，他故意隐蔽着，紧紧贴近她。

“好疼！别那样压着人家。”

“嘘！别出声。”昌二郎压低了声音说道。

听不到那老人的声音了。昌二郎从允子背后探出头，胆怯地张望着，已经看不见那老人和马了。

“真疼！用什么东西弄的？”

“什么也没有呀！我只是看看那老头走了没有。”

“可是，刚才像有个钉子扎了我一下。”允子边看着大路，边埋怨道。

“钉子？我没拿那个东西呀！”

“可是，明明有一个又尖又细的东西扎了我的后背。”

昌二郎不由自主地把手悄悄地伸进了衣袋，里面果然有一个尖尖的小东西。他本想拼命地隐藏起来，才转到允子身后，便贴近了她的身子的。贴紧她的时候，这东西自然刺了她一下。

“这东西是什么呢？”

“什么呀？你总是拿着什么东西哪。”允子回到原来的

那个枝杈上，盯着昌二郎的脸。

“管我拿着什么呢。”男孩子不好意思地转过脸去。

五

“那不行！”允子执拗地追问道，“真的，拿的是什么呢？是什么扎了我一下？”

“管它是什么呢。”昌二郎只是重复着这么说。

“哎呀，把人家扎疼了，还装不知道，真滑头！给我看看是什么东西。嗯，昌哥！”

昌二郎捂着衣袋，故意不给她看。这就更引起了允子的疑心，她使劲拽住昌二郎的衬衫，硬把手伸进衣袋里去摸。昌二郎想坚决不让她看，倒也能做到！不过，两个人在树上争争抢抢，很危险，所以只好任她去摸。

允子一看从衣袋里取出的东西，完全出乎意料，使她吃惊：“怎么会是这个东西呀？”

“……”

“这不是前几天的那个东西吗？”

“……”

“你真混，昌哥！干嘛留着这个东西呀？”

“你说我混，我就混。”

“再说，这个东西也不干净呀。”姑娘边说边把那个尖尖的小东西扔到地面上去了。

“怎么，你给扔了？”

“多脏啊！”

“脏，那也是我的。”

“你的？你怎么能这么说呢，那不是我的牙吗？”

“原来是允子的，可是我拔下来了，不就成了我的了吗？”

“嘿，昌哥拔下的，所以就成了昌哥的，是这样？”允子噤着嘴，边说边顺着树干往下滑。

“危险！那样下……”

没等昌二郎把话说完，允子已经从下面的树杈上跳了下去，跳下去的时候跌了一跤，又立即爬起来。一颗尖尖的小牙在干硬的土地上闪着光。那姑娘跑过去把它拾起来，回到枇杷树下。这时，昌二郎也从高枝滑到下面的树杈上。

“给。”允子微笑着把拾回来的牙递给昌二郎。昌二郎把手伸出一半，又缩了回去。

“喂，昌哥，还给你。”

昌二郎没有看一看允子就接了过去。允子也没看昌二郎的脸，但不知怎的，只觉得像有个什么东西通过全身，传到指尖，她的手颤抖着。

“多可笑啊，把这个也当成了好东西。”她拾起一块小石子，两手轻轻地捧着，下意识地摇晃着。昌二郎在树上捧着那颗牙，也摇晃起来。

允子忍不住笑了。

昌二郎也跟着笑了。

路那边的小河里，一条小鱼跳出了水面。